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

——从“孔府”的血腥罪恶看林彪宣扬
“德”、“仁义”、“忠恕”的反动实质

图书馆学系学员 张玉柱

孔老二是一个逆革命潮流而动、拼命维护旧制度的顽固派，他的一生效力复辟，开历史的倒车。他的言行准则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老二在奴隶制行将崩溃的剧烈变革时期提出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他所说的“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把社会拉向后退。为了达到“克己复礼”的目的，孔老二总是玩弄反革命的策略，以“德”、“仁义”、“忠恕”当做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招魂牌和麻痹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出发点和归宿，就在于维护和巩固奴隶主专政的国家机器，调整奴隶主内部的关系，解决奴隶主之间的矛盾，以便镇压奴隶的反抗，打击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要求，以至复辟倒退，阻止历史车轮前进。两千多年来，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都以它的亡灵做旗帜，束缚劳动人民的反抗，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之所以如此，因为孔孟之道是集最反动、最虚伪的思想之大成，它用“礼治”的招牌掩盖着反动复辟的政治目的，它用“仁义”、“忠恕”的帷幕包裹着奴隶主贵族阶级专政的吃人实质。

列宁曾经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林彪和孔老二一样，也正是这样一

个十足的反革命两面派。他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狂叫什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头等大事。为了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他充分利用了这个反革命的两手策略，学着孔老二的唇舌，鼓吹“德”、“仁义”、“忠恕”，胡说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孔丘和林彪，一个要“复礼”，一个要复辟，步调一致，手法相同。尽管相隔两千多年，但思想体系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德”、“仁义”、“忠恕”为名，行开历史的倒车，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之实。

林彪宣扬孔孟之道的“德”、“仁义”、“忠恕”究竟是什么货色？他狂热鼓吹“克己复礼”，到底要复的是什么样的“礼”？血写的事实是最好的见证。

我家住在被历代反动统治者称为“圣地”的孔老二家乡——山东曲阜城内。从小就常听到一些老年人对孔家店的血泪控诉，并多次到过孔庙、孔林、孔府，参观了“孔府”的罪恶展览，亲眼看到了孔老二之流对劳动人民所犯下的鲜血淋漓的罪恶事实。

孔府是孔老二后裔居住的地方，座落在曲阜城的中心。看去富丽堂皇，十分森严，既像官府，又像宫廷，在孔府的大门上原来有一副这样的楹联：

与国咸休 安富尊荣公府第
同天并老 文章道德圣人家

现在让我们打开自吹“文章道德圣人家”的孔府大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林彪宣扬的孔孟的“德”、“仁义”、“忠恕”是什么货色？看一看他们要复的是什么“礼”？

孔府这个所谓“圣人之家”，是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一个缩影。历代反动统治者不但对孔老二尊崇褒封，对他的后代子孙也封官拜爵，予以特殊的政治地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使孔府成为一个庞大的贵族地主庄园，使孔老二的子孙后代成为长期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的封建贵族。他们为了利用孔丘这具僵尸为其罪恶行径辩护，便把孔老二及其后代一抬再抬。从西汉起，历代封建皇帝曾先后把孔丘及其后代封为什么“褒成君”、“褒成侯”、“宗圣侯”、“宗圣大夫”、“恭圣侯”、“邹国公”、“绍圣公”、“文宣公”、“衍圣公”、“奉圣公”……等等，直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还沿袭，这些封爵未变。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反动政府通过“尊崇孔子案”，称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予以特任官待遇。不管反动统治阶级给孔老二及其后代戴上多少桂冠，都遮盖不了他们那副伪君子的嘴脸。

孔府有一整套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政治机构和管理系统。内设有所谓“六厅”（即知印厅、掌书厅、百户厅、管勾厅、典籍厅、司乐厅），“三堂”（大堂、二堂、三堂）及中堂、后堂和花园等。所谓大堂，是审讯和处罚劳动人民的屠场。堂上设有公案，摆有令旗、飞签。红签一投，就可以随便抓人；绿签一掷，就可以任意打人。备有金瓜、钺斧、牙棍、蛇枪、鬼头刀、朝天蹬和皮鞭、黑红棍、甘蔗棍、锅拍枷、铁锁链等各式各样的杀人凶器。“甘蔗棍”是孔府特有的一种刑具，用最硬的木头仿甘

蔗状做成。就在这“甘蔗棍”下，不知有多少劳动人民遭受毒打，惨死在这甘蔗棍下。更可恨的是孔丘的后代“衍圣公”们说用“甘蔗棍”打死人不算打死，可以不偿命，原因说是“甘蔗”打不死人。相反地说用“甘蔗棍”打人是给甜头吃。看！这就是林彪所宣扬的孔孟的“德性”！

孔老二及其后代，虽然满口高喊什么“仁义”、“德治”，然而就是在这些东西后面，藏着两个字：吃人。他们对劳动人民根本不讲什么“仁义”，根本不是什么“德治”，而是剥削和压迫。孔府这座阴森森的阎王殿，每天不知要喝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七十六代孙孔令贻一家，就霸占了一百多万亩土地，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五省，仅山东就有七屯、八厂、七十二官庄。每年收进大量地租，榨尽了劳动人民的骨髓，吸干了劳动人民的血汗。孔令贻一生荒淫无耻是臭名远扬的。曲阜的一些老年人一谈起他来，就恨得咬牙切齿。他一家七口人，却有三百多个仆人侍候。孔府的太太，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到，从这屋到那屋都用二人小轿抬。孔令贻的一家老小，吸烟有点火的，休息有捶背的，甚至睡觉也要有两人守着。孔令贻的儿子孔德成（现在台湾），为了玩得快活，常常叫差役给他趴在地上当马骑，又要爬得快，又要爬得稳。他骑在背上，手持皮鞭，稍不如意，动手就打，抬脚就踢。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家伙，就是这样拿劳动人民不当人。为了勾结官府，孔府经常大摆筵席。孔令贻设一次宴要摆一百九十六样菜，使用的餐具多到四百余件。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有一次为了给慈禧太后祝寿，光摆酒席、唱戏就花白银三百五十八两，当时，能买小麦十四万三千余斤，够三百多人吃一年。1928年春，曲阜一带闹灾荒，人民四处讨饭，饿死的人遍地都是。有多少人背乡离井，妻离子散，家破

人亡。孔府根本不管人民死活，却大摆筵席，宴请大卖国贼蒋介石和刽子手顾祝同等，用钱达六万九千一百二十文……正是“一席盛宴千家肉，一桌美酒万人血”，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一面是孔府的花天酒地，荒淫无耻，一面却是劳动人民逃荒要饭，饥饿而死。孔府依仗皇权和他们的特殊势力，对佃户甚至一般农民都有生杀予夺之权，是一座血债累累的阎王殿。林前村有一位农民为冻饿所迫，在“孔林”拣了一把干树枝，被满口喊着“仁义”的孔老二后代抓去。由孔令贻亲自指挥进行毒打，随后又给他带上八十斤的铁枷，投进阴暗的牢房，几天不给饭吃，被活活饿死。我爷爷从十几岁进地主门，给他们割草喂牛，拼死拼活几十年，吃的是猪狗食，出的是牛马力，繁重的体力劳动，不分黑白昼夜，受尽了欺凌和污辱，挨尽了鞭打和脚踢。由于长期折磨，爷爷得了严重的“气喘病”，瘦得皮包骨，背压驼了，眼累花了，年迈力衰，再也不能干下去了。狠心的地主，看我爷爷年老病重体弱，无油水可榨，想尽千方百计把他辞掉。为了掩人耳目，装出“慈善”的面目，不公开撵走，背地里却下了狠心，趁我爷爷铡草之机下了毒手，打掉了铡刀，将我爷爷的双手铡掉，疼得爷爷活活死去。灭绝人性的狗地主，却在一边哈哈大笑，开心取乐。够了，这无数事实说明，所谓“圣人之家”，其实是灭绝人性的禽兽巢穴。孔老二的“仁义”就是一把鲜血淋漓的鬼头刀。“克己复礼”就是要人民永远做牛做马。我们那里流传着的一首歌谣，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说他们“满口三纲五常，实是吃人豺狼，说的是仁义道德，行的是男盗女娼”。一些老年人愤怒地说：“孔家店是吃人的阎王殿，‘圣人家’是万恶的强盗家”。

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斗争。受

尽孔府残酷压榨和剥削的曲阜劳动人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纷纷举行起义，进行反抗斗争。孔府里一帮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每当农民的反抗斗争爆发，他们就秉承他老祖宗反对“犯上作乱”的旨意，打起“守卫祖宗祠庙”的幌子，挑起“忠恕”的破旗，狂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用“中庸之道”来麻痹人民的斗志，以抗御革命人民的反抗斗争。革命人民根本不信他们这一套，砸碎枷锁，奋起反抗，坚持斗争。孔老二的门徒们眼看摇摇欲坠的孔府“圣人家”的那块遮羞布被揭去，便挥舞屠刀，露出杀人刽子手的狰狞面目。他们勾结封建官府，纠集地主武装，残酷地血腥屠杀农民起义军。据孔府档案记载：明清两代孔府参与镇压大规模农民起义达七次之多。仅一八一三年九月一次镇压农民起义，被杀者就达七千人之多，真是“白骨累累，尸积如山”。

孔府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和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串通一气，残酷屠杀人民，镇压革命。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入曲阜后，孔府大摆筵席，宴请日寇，并把日军安驻在反抗最激烈的村庄。日寇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仅南泉村就有二十多个妇女被奸污，一百七十多户被全部烧毁。村民彭希胜被日寇抓去后，用火烧，刺刀穿，大劈八块，最后喂了狼狗。一九四六年，曲阜第一次解放，彭希胜的大哥彭希志当了民兵自卫团团长，领导群众斗争了孔府的总管家孔霁光。一九四七年我解放军暂时撤离曲阜后，孔府就勾结还乡团头子韩小眼等，疯狂进行反攻倒算。彭希志被捕，在孔府的残酷拷打下，他坚贞不屈，始终没向敌人低头，敌人无能，最后割去了他的耳朵、鼻子、舌头、生殖器，壮烈牺牲。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村妇救会长李玉桂、农会委员王景喜，财粮干事孔庆合等党员和干部九十四人之多。看！他们就是这样在“忠恕”的喧嚣声中，

血腥镇压咱们革命人民的。这哪里有一点“忠恕”之意！分明是要被压迫、被奴役的革命人民，不要反抗，不要斗争，俯首贴耳地任凭他们宰割，甘做他们的奴隶，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

血淋淋的孔府罪恶事实剥开了孔孟之道的画皮，露出了孔孟之徒林彪一伙“克己复礼”的原形。林彪所宣扬的孔孟之道的“德”，就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们所说的“仁义”，就是对劳动人民实行反革命的法西斯专政；他们所说的“忠恕”，就是要劳动人民永远做他们的奴隶。他们要复的“礼”，就是要恢复孔府之流的“天堂”，要恢复我们劳动人民的人间地狱。我们坚决不答应！

饱受风雪严寒的人最知太阳的温暖，饱尝旧社会苦难的劳动人民最知新社会的幸福。他们深深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解放以后，党和毛主席给劳动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幸福，曲阜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昨天的苦力成了今天国家的主人，昨天的人间地狱成了今天人民的乐园。曲阜的广大革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特别是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孔府”这座封建堡垒，抵制了刘少奇利用孔孟之道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事业日益繁荣昌盛。如今的曲阜到处是人欢马叫，机器轰鸣，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曲阜的革命人民无不兴奋地说：“解放后的二十四年胜过了旧中国的二千四百年”。事实雄辩地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复辟之心

不死，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咬牙切齿，恨之入骨。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正适应了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的需要，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从故纸堆里拣起了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狂叫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继地主资产阶级之“世”，举地、富、反、坏、右之“民”。目的就是要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的所谓“德”、“仁义”、“忠恕”之类的东西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都是麻痹和愚弄劳动人民的工具，是束缚人民革命的枷锁，是反革命的统治术。说到底，也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论证”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的“合理性”，反动统治的“永恒性”。用孔孟的话讲叫“约之以礼”，使之不致于离经叛道，然后“为（治）国以礼”，兴礼乐，施刑罚，捆绑老百姓的手足，从而达到复辟和维护旧制度、旧秩序的目的。当然，这不过是倒退者们的如意算盘。

毫不奇怪，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孔老二为复辟奴隶制，呼号几十年，不过是枉费心机，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周公去了。历史上，那些把孔孟之道作为“敲门砖”，企图拉历史倒退的反动派，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也不例外。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阻挡历史前进，开历史倒车，在中国实现法西斯统治，“独往独来”，横行霸道，结果这匹“天马”摔死在

温都尔汗，“独往”不能独来了。

如今，林彪已身败名裂，遗臭万年。但是，林彪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的反动思想仍在我们当中腐烂发臭，侵蚀着人们的灵魂。他们也还会玩弄更巧妙、更荫蔽的手法向我们进攻。我们应清楚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倒退与反倒退，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还是长期的。社会上一切反动阶级还会利用孔孟之道这一破烂武器，反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思想、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向无产阶级进攻。尽管他们表面上装老实，但时时刻刻都在做着复辟梦，念着变天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他们复辟的迷梦，因而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恨，企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在当前出现的一股

右倾复辟思潮，刮起的一股复辟翻案妖风，就是林彪“克己复礼”在新形势下的反映。因而，当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集中到了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林彪的“克己复礼”招魂，就是搞复辟倒退。我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要时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坚持斗争哲学，紧密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用战斗来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迎头痛击右倾复辟逆流，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全面胜利！永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